

中国地域神秘文化小说



百年民间秘传

斂骨人笔记

一个消失近600年神秘而恐怖的古老职业突现关东，惊悚事件瞬间蔓延三省！

一个顶级斂骨人带你走入民间挖坟破冢、迁墓埋棺的惊悚风俗与隐秘文化。

唐兜 著

· 长篇小说 ·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敛骨人笔记 / 唐兜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2. 6
ISBN 978-7-5113-2348-4

I. ①敛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9822号

敛骨人笔记

著 者: 唐 兜
责任编辑: 若 涛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14 字数: 250千字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2348-4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第二章 布局救人 / 025

从小到大，我见过的死人头骨足有数百副之多，可不过是一些白色的骷骨罢了，最吓人的也就是头骨上面连着一些腐皮烂肉。可是这具头棺里面的头骨却是红色的，而且这种红色十分艳丽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。头骨的两侧还沾着一层青色的骨髓，瞧上去又亮又黏，还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。最让我感到惊悚的是这副头骨的双眼，尽管这两个凹洞内早已没有了皮肉，但却极为深邃，看一眼后，我的脖子后面不由自主地冒出一股寒意，仿佛这两个早已腐烂的眼洞内暗藏着两只利眸，如同尖刀一般，瞬间便能刺进我的心坎里。

第三章 你观你的天象风水，我敛我的骨 / 058

冷先生一边捋着胡须，一边瞪了瞪阎七娘，眼神中既有些怨毒又有些不甘。踱了几步之后，他突然笑着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今天就卖你鬼脸七娘这个面子。既然鬼脸七娘想与这女娃娃多续几日母女之情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倘若黄老爷那边有何责怪，我也替你承担了。只是希望鬼脸七娘能够言而有信，千万不可坏了大事。”

瞧着变脸比变天还要快的冷先生，我的后脊梁不禁冒起一股寒意，心想此人真是厉害角色，明明被阎七娘抓到了七寸，心里恨得要死，可转眼之间就能笑着说如此漂亮的话语，真是阴险狡黠之辈！倘若这种人混迹于世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人命死他手。

第四章 贪婪可让人暴毙 / 100

这时候，阎七娘带着巧巧走出了另一间厢房。她瞧了瞧眼前这些人，然后低下身子替巧巧捋了捋头发，这才缓声问道：“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你还是别废话了！黄……黄老爷他暴毙了！龙爷让你赶快过去！唉，这次我看你们娘儿俩算是凶多吉少了！”一个与阎七娘相熟的护院猛地拍了拍大腿催促道。前些日子，他曾抬过黄府的棺槨，阎七娘教了他一些辟邪的法子。冲着这点儿交情，他还真替阎七娘捏了一把汗。

黑衣女子也不躲闪，仍旧冷声冷气地说道：“连这种邪骨恶棺都敢躺，你说你是不是寻死啊？”

“这是我家老祖宗的棺木，是我从自家坟里一锹一锹挖出来的，怎么就成了邪骨恶棺？”癩头瞪着眼睛说道。

“这恶棺中的邪骨若是你家祖宗，你还能活到今天？”黑衣女子冷哼一声说道。

癩头见这黑衣女子搅了自己的好事儿，不禁有些恼羞成怒，连忙骂道：“你这小娘们儿满口胡话，连张脸都不敢露出来。癩大爷今日倒要瞧瞧，这遮布后面究竟藏着怎样的一张脸！”

见癩头的手伸了过来，黑衣女子既不拦阻，也不闪避，而是任由癩头将自己脸上的遮布揭开。癩头没想到如此轻易便能得手，不禁有些意外。可还没来得及得意，他就瞧见了黑衣女子的脸，随后连连退闪了几步，指着黑衣女子用颤抖的声音喊道：“你是人还是鬼？”

被癩头这么一喊，瞧热闹的人群都把目光对准了黑衣女子。只见这黑衣女子的脸上满是凹凸不平的刀疤，一眼望上去，就如同是用几十块残缺的人皮拼凑成的，有的疤痕较深，疤皮都已经翻到了肉里，像是一张鬼脸，让人瞧过一眼后就会不由自主地浑身哆嗦。

“我自然是人，但你却是一只脚迈进棺木里的人了！”黑衣女子一边挂好脸上的遮布，一边冷冷地说道。

癩头有些慌张地说道：“我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就成了一只脚迈进棺木里的人？”

黑衣女子指了指棺木，说道：“自古就有恶棺出邪骨，这具棺木死气悬顶，阴冥绕周，乃是极为明显的恶棺。你连这种恶棺都敢动，还躺在上面，岂不是找死？正常棺木中的葬骨非黑即白，再无异色，但这具棺木中的尸骨却为绿色。你若不相信，可打开棺木看一看。”

癩头见黑衣女子说的不像是假话，便不由得心中一惊，连忙转身打开棺木。这棺木的顶端早已潮腐不堪，略一受力便裂成了几块。癩头也

顾不了那么多，连忙朝棺内望去，只见棺木之中赫然躺着一具墨绿色的尸骨。这具尸骨的模样极为狰狞，尸骨间还残留着一层糝糊状的骨渣，骨殖之中还爬着一些白色的软体尸虫。这些尸虫被射进棺木中的阳光一晒，有的爬向了棺木的四角，有的干脆钻入了尸骨的缝隙中，有的直接顺着棺木爬了出来，一一掉在地面上。

癩头哪见过这种尸骨，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。他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，有些害怕，又有些惊慌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你看看你的后背，是否被印上了骨冥痕？”黑衣女子叹了一口气说道。

癩头不敢耽搁，连忙脱下衣衫，这一瞧不要紧，险些被吓得尿裤子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的后背和手臂侧面竟然出现了一种墨绿色的印记。这种印记既擦不掉，又抠不下来，如同长在皮肉里一般，怎么也弄不掉。

“小人有眼无珠，得罪了姑娘。小人该死！小人就是个混账王八蛋！还望姑娘不要跟小人一般见识，救救小人这条烂命吧！”癩头这时候才知道黑衣女子所言非虚，连忙跪倒在她的面前，哭喊着说道。

黑衣女子冷声说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具棺木究竟是从何处挖来的？”

癩头一边双手作揖，一边老实地说道：“小人不敢再撒谎，这具棺木并非出自我家祖坟。昨夜，我路过乱坟岗，见这具棺木大半已经裸露在泥土之外，便挖了出来。由于家中无米下锅，我就想用这具棺木来讹葛掌柜一些银两，可万万没想到这是什么恶棺邪骨呀！不然您就是借我两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碰它。”

黑衣女子不禁眉头紧皱，怒声说道：“乱坟岗的荒棺你也敢动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实话告诉你，你身上的冥骨痕就是因为你敬这棺木中的尸骨，所以才被印上的。待这冥骨痕扩至咽喉之时，便是你的死期！”

一听这话，癩头吓得浑身直哆嗦，只得再三哀求道：“姑娘大恩大德，一定要想办法救我呀！我再也不敢了！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，绝不敢再起什么歹心。如若我所言不实，甘愿遭天打雷劈。”

“唉！”黑衣女子叹了口气，然后说道，“你用白醋掺以温水，再加入炉灰、干凤草，每日早晚各浸泡全身两个时辰，连泡十日，便可解这冥骨痕之印。”

“多谢姑娘指教，小人记下了。”癞头冲着黑衣女子磕了个头，起身就要往家中跑。

“且慢！你先把这具棺木送回乱坟岗去。你得寻一湿洼之地，深挖五米，方能将此棺木下葬。下葬之后，你需将黑毛黑爪的公鸡血淋到葬棺的泥土之中。听清楚了吗？”黑衣女子一把拦住癞头，指了指棺木交代道。

“小人明白！小人这就去办！”癞头连连点头，随后准备叫人去抬棺木。

恰巧此时，黑衣女子背上的男婴醒了，哇哇大哭。黑衣女子也不多言，解下背带抱起男婴便挤出了人群。望着黑衣女子的背影，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，却无一人能够说出此女子的来历。

事后，这黑衣女子便在瓦镇住了下来。人们才知道她叫阎七娘，是个寡妇，是个以斂骨为生的手艺人。她整日与烂骨腐尸打交道，虽然在阳世讨生活，但干的是阴晦的行当，白天大多窝在屋里吃睡，到了夜晚便会穿梭在葬岗坟圈之中。

在乡亲们眼里，斂骨就是一个下三滥的行当，谁家的娃倘若敢入这一行，他老爹一准会被气个半死。尽管这是下三滥的行当，也是个不招人喜欢的活儿，但一般人还真干不了。因为斂骨是门手艺，花样繁多，讲究的是一眼二手三胆量四懂五规六灵活。倘若做不到这六点，那就干脆不能杠门（斂骨行话，杠门就是挑大梁的意思）。在斂骨这个行当里，杠门就是标准。只要接了事主的活，那就必须得杠门，活儿干得漂亮，事主才会给钱。要是不够杠门的实力，却偏偏要给人杠门，那也可以，无非就是搭上一条小命罢了。

所谓一眼，就是指眼力。只要斂骨师一搭眼，立马就能判断出葬坟中棺木的深浅，从葬坟的土色气味中立马就能判断出棺木下葬的年代。

受用，就连那满是横肉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

阎七娘也不管这伙人的名头大小，只是冷冷地回答道：“真是不巧，近日我偶感风寒，郎中再三叮嘱不得外出，我看你们还是另寻他人吧。况且黄老爷家大业大，定能寻到敛骨能人。像我这种学艺不精的村妇，又岂敢在诸位爷面前献丑呢！倘若误了黄老爷的大事，到时候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
“娘们儿家家的，废话还一套一套的。老子来之前打听过了，这方圆百里就数你鬼脸七娘的招牌最响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惹恼了老子，老子就一把火烧了你这破房子，到那时候，看你这娘们儿的嘴还硬不硬。”刀疤龙哼了一声说道，一双眼睛直盯着我家的几间房子，看样子是没憋着什么好屁。

“臭娘们儿，敢惹龙爷生气，信不信我剁了你！”瘦狗有些轻佻地笑了笑，接着说道，“人家都叫你‘鬼脸七娘’，来，让狗爷瞧瞧，这黑纱后面的‘鬼脸’到底是啥样子。”

阎七娘冷哼一声，待瘦狗的一只手刚刚伸到她面前，就猛地将其抓住，然后一扣一拽，用胳膊把瘦狗的脖子给卡紧了。还没等瘦狗挣扎，阎七娘就已经掏出匕首顶在了他的胸口上，并缓声说道：“老娘还有个名号，叫做‘阎罗七娘’。你要真想看我的容貌，也行，不过得先去阎罗王那儿挂个号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我送你一程？”

我看见他们动起了手，便顺手抄起一根挑水的扁担跑到阎七娘的身旁，一双眼睛瞪得特别大，死死地盯着这帮人。骨头也不含糊，几步就蹿了过来，冲着这帮人狂叫不已。

“臭娘们儿，不，女祖宗，手下留情呀！龙爷，龙大爷，您可得救兄弟一把呀！”瘦狗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哀号道。阎七娘并没有手下留情，使劲卡住他的肚子，憋得他满脸涨红，就连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哆哆嗦嗦的。

刀疤龙先是一愣，然后哈哈笑道：“哎哟，这娘们儿随身还带着一

把刀子。瘦狗，你小子这是自作自受！老子早就告诉过你，别一见到娘们儿就往人家身上靠，这回碰到硬茬了吧！那娘们儿，把小刀子拿开，就你们这孤儿寡母的，老子都懒得动手。告诉你们，真要是把老子给惹恼了，老子就把你们的骨头拆下来，看看到时候谁来替你们敛骨。”

我打小就在镇里待着，活了十几年了，也没有见过这种阵势，心里不禁有些发毛。眼前这伙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倘若真动起手来，我和阎七娘肯定占不到便宜，恐怕连骨头也会遭毒手。我又没有什么主意，只能寄希望于阎七娘，可是隔着一层黑纱，我瞧不见她的表情，只得傻待在原地。

阎七娘心里明白，这事躲不过去了。想了半晌后，她叹了口气说道：“罢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就跟你们走一遭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阎七娘就松开了瘦狗，但仍旧将匕首握在手心里。瘦狗见自己捡回了一条命，便屁颠屁颠地往刀疤龙的方向跑去，唯恐阎七娘会在背地里下黑手。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，那模样既狼狈又滑稽。

“骨郎，你和骨头好好看家，不许出去乱跑，老老实实等我回来。”阎七娘轻轻地揉了揉我的头，又瞧了瞧一旁的骨头。

“七娘，我要跟着你……”我哽咽着说道。这些年，我和阎七娘相依为命，从来没有分离过半天，一听说阎七娘要弃我而去，心里满是苦涩凄凉。

“那娘们儿，”刀疤龙扯着嗓子喊道，“把这小崽子也带上，免得到时候你干活分心，坏了我家老爷的大事。真是娘们儿家家的，干事不过脑子，又不是请你去吃席，你以为当天去当天回呀！”

我见刀疤龙又凶又躁，心里有些害怕，下意识地低下身子抱住了骨头。骨头的胆子比我大，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刀疤龙，连眨都不眨一下，偶尔还会毫不示弱地哼叫上几声。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畏惧，它还抽空用湿漉漉的舌头舔了舔我的手，似乎是在鼓励我。

黄府敛骨

我把这些敛骨的物件收拾齐备后，便和阎七娘上了黄府的马车。那年月，富人家里都有马车，车上还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车篷。一般富人家中的马车多用两匹马来拉，而黄府的马车则用四匹马来拉。马车的侧面还系着一面红绒大旗，上面用黄线绣了一个大大的“黄”字，被风一吹，甚是气派，即使在两里外，也能瞧得清清楚楚。

骨头也沾了光，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马车。不过这小东西很不老实，总是伸着脖子往外面探。或许是这种新鲜感让它很兴奋，好几次，它的小爪子差点儿抓到马屁股。我连拉带拽地把它按在身下，生怕它再惹出什么乱子来。

刀疤龙和瘦狗骑着马跟在马车后面，嘴里还时不时蹦出一些荤段子。这些人都是大老粗，句句离不开女人和银子，说到高兴处就会咧嘴傻笑。有的人干脆哼起了小曲儿，也不管别人是否爱听，反正自己唱得很过瘾。

阎七娘觉得此行并非敛骨那么简单，就一再叮嘱我，倘若见势不妙，就带着骨头溜之大吉。我自幼就与阎七娘相依为命，自是不肯答应，惹

得阎七娘又气又恼。我不敢再说话，心里却暗暗打定主意，此番无论有多凶险，我都要和阎七娘生死与共。

一阵车马颠劳后，我们一行人终于到了黄府。要说这黄府还真是气派，门口立着两尊泥塑的貔貅雕像，四周的院墙有十余丈高，既防火又挡风。院子正面为三层并连式高楼，均以条石构筑。门额上用浮雕手法刻着“富贵”等吉祥语，两端刻有荷花、香草，周边配以几何图案。府内的窗花以几何图为主，中间刻着人物、花草。所有雕刻作品，工艺精细，栩栩如生。

我从未见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宅院，一时间看花了眼，晕头转向的。骨头倒是很兴奋，就像一匹脱缰的小野马，四处乱转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怕这小东西没规矩，会惹出什么乱子来，就把它强行抱在怀里。骨头不太情愿，但拗不过我，只能挣扎着露出小脑袋，好奇地瞧着四周。

在见黄师德之前，刀疤龙简单地交了几句，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黄老爷是富贵之人，见面时不能少了礼数，更不能对黄老爷无礼，尤其是阎七娘，倘若她敢跟黄老爷亮刀子，那他们就彻底不客气了。对此，阎七娘没有多言，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，算是应答。

我们跟随刀疤龙来到了黄府的正厅。正厅中间摆着一桌宴席，宴席的主位和侧位均坐着一个人。居主位的是一位老者，年约六旬，身穿元宝缎褂，手戴珠玉宝石，打扮得极为富贵，只是人有些干瘦，发须也有些花白，略显老态龙钟。他时不时会干咳几声，一看就知道身子骨不太硬朗。

“老爷，人请来了。”刀疤龙毕恭毕敬地对坐在宴席主位的老者说道，然后瞥了我和阎七娘一眼，“这位就是我们黄师德老爷，还不赶快给黄老爷行礼！”

“免了，免了！”黄师德干咳了两声，说道，“这位就是鬼脸七娘吧？老夫早有耳闻，这女人家能闯出名号，不容易呀！来，入席，咱们边吃边聊。

此言差矣呀！自古云，‘行有行规，道有道范’，岂能坏了规矩。鄙人虽说怀有天地之化，通晓阴阳无常，但也不能事必躬亲呀。况且敛骨这种阴晦事儿，自然要敛骨的手艺人去干。倘若我去挖坟敛骨，你们这些敛骨的手艺人还能讨到活计吗？”

“鬼脸七娘不用过谦，老夫要办的事情还真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你有所不知，老夫这大半辈子富贵有余，子嗣不足，唯一的儿子前些年也患重病去世了。想我黄家五代单传，可如今老夫膝下无一儿半女，这是要断我黄家命脉呀！这些年来，老夫也纳了几房妾，可这些妾室都不争气，至今未能怀上我黄家的骨肉。每每想到此处，老夫就觉得愧对黄家的列祖列宗呀！”黄师德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，“好在老天有眼，让老夫遇到了冷先生这样的高人。承蒙冷先生指点，老夫这才得知其中的玄妙。这些年来，我黄家未能续后，原来是老夫那逝子的亡灵在作祟。他下葬那年二十岁，正是壮阳之龄，生前未能给他娶亲婚配，死后也未曾替他敛人做伴，他肯定不会罢休。倘若老夫想要续子，就必须让他享尽阴乐，不然这阴怨阳愁怎么消除呢？”

阎七娘听闻后想了片刻，缓声说道：“我只会下坟敛骨，不懂阴怨阳愁。黄老爷，逝人骨，离人途，世人不可轻扰，即便是自家至亲，也得有理而动。要知道这坟秽一脉非乱动之物，轻则散吉气象，重则祸及家人，还望黄老爷多思。”

黄师德干咳了两声，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满门的富贵岂能毁在老夫的手里！倘若老夫寿终正寝之时，黄家尚无血脉，那老夫的富贵又能托付给何人呢？”

“黄老爷无须烦叹，我自会保你传宗接代。”冷先生微微一笑，又道，“鬼脸七娘，你可曾听说过阴骨配阳人的法子？”

阎七娘身子一颤，问道：“冷先生说的可是‘冥骨叠阳’？”

一听到“冥骨叠阳”四个字，我被吓了一大跳。我以前曾听阎七娘提起过这个法子，意思就是阴阳叠配，需要男女骨各一副，男骨当取冥

人骨，也就是死人骨，女骨则取阳人骨，也就是活人骨，两副骨配齐后由敛骨师收殓，然后按照女下男上的姿势放在棺槨中。民间管这种方式叫做冥配婚，意思就是让活着的女人和死去的男童成婚，相当于殉葬。人们迷信地认为，经过“冥骨叠阳”后的人家都会吉顺如意，祥气圈身，可保后世子孙安康富贵。

这“冥骨叠阳”的法子极为下作，被选中的女人更是凄苦无比，搭上性命不说，还得被割剥掉全身的皮肉，只剩一副森白骨架下葬。由于此法过于逆天，需以活人骨入引，因此千百年来敢用此法的人家寥寥无几。不知道这冷先生从何处知晓了此种敛骨的密法，竟然推荐给了黄师德。

“不错，鬼脸七娘果然有见识！”冷先生捋了捋胡须，站起身来踱步说道，“此番请你前来，共有两件事相托。第一件事是为黄家的逝命儿敛骨，第二件事则是在黄家逝命儿的棺槨中配上一副阳人骨，以保黄家吉运之续。”

“冷先生是得道之人，岂能不知‘冥骨叠阳’的法子是逆天败行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用活人骨去祭死人骨，岂不是草菅人命？七娘我替人敛骨多年，凡事都讲究德、艺、道、规，像这种泯灭天良的事情，我沾都不沾，还望黄老爷和冷先生见谅。这份差事我干不了，请另寻高明吧。”阎七娘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要离去。

“嘿嘿，这事可就由不得你了。”冷先生颇为不屑地瞧了阎七娘一眼。

“鬼脸七娘，你敬酒不吃，莫非是想吃罚酒？”黄师德咳了一声，狠声说道，“我这黄府岂是你来去自由的地方？既然进了黄府，你就必须得听老夫的话。你若帮了老夫，老夫自有金银奉送，可要是不识相，就别怪老夫心狠了。倘若老夫的亡子配不上阳人骨，那老夫就先葬了你们孤儿寡母！”

话音刚落，刀疤龙就带着一帮彪形大汉把黄府的正厅围了起来。这些大汉个个手中持着刀斧，面目狰狞，如同刚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鬼一般。

论亡故人生前是贫穷还是富贵，都不得怠慢。

“冥冥道，灵风存，敛骨人，且问亡骨神，一探探无常，二探探阴阳。开敛，燃香！”阎七娘站起身来，低声念道。

还没等阎七娘念完，我就拿起火折子点燃了坟上的三根沁香，这是为了探寻黄师德亡子棺木的位置。倘若挖坟时这三根沁香中的短香突然爆裂，那就说明距离亡故人的棺木不足半尺了，需谨慎下挖；如果这根短香直至燃尽都不会爆裂，那就说明此坟为空坟，俗称“跳坟”。

一旁的黄师德和其护院都未曾见过敛骨这种事，不禁瞪大了眼睛观看，一个个交头接耳、指指点点，既瞧了热闹，又瞧了新鲜。只有冷先生一人在闭目养神，偶尔低头喝上一口茶水，捋捋胡须，没有瞧过一眼，一副淡定自若的样子，仿佛眼前的事与他无半点儿关系。

能赚取活人的赏钱，不能碰死人的葬物，尤其得敬棺敬骨，不得有亵渎之心。用阎七娘的话来说，这就是斂骨师的道，不能偏不能倚，须恪守遵之。

正值晌午时分，我和阎七娘在坟坑里简单地吃了几口饭。我们已经挖了五六米了，却迟迟听不到沁香爆裂的讯息。更头疼的是，坟土变得越来越硬，加大了我与阎七娘下挖的难度。一般情况下，坟深处的土质会越来越松软，可眼前的坟土却恰恰相反，我们甚至还挖出一些大块的泥石来，实在太奇怪了。

倘若只是一些大块的泥石，那还勉强可以对付，可我们竟然挖到了一块石板。这块石板宽约一米，长不见尽头，敲上去会发出一种闷沉的声响，显然有一定的厚度。我嫌这块石板碍事，就想绕开它继续向下挖。阎七娘却拦住了我，然后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这是葬棺挡板，不用绕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瘦狗从坟坑的上端探进脑袋，扯着破锣嗓子大声喊道：“裂了！那根香裂了！”

一听这话，我干脆扔下手中的铲子，蹲在坟坑里生起了闷气。原来这棺木下葬的时候装过挡板，既能防水，又能防盗，可是黄师德却没有告诉我和阎七娘。倘若我们知道这一点，又何必燃香测棺呢，直接开挖就是了，反正有这块厚石板做隔断，怎么挖也损毁不了棺木。

“这条老狐狸，看来是要存心考验我们的手艺呀！”阎七娘摸了摸我的头，又向坟上端瞧了一眼，然后抓起绳索爬了上去。

我见阎七娘爬出了坟坑，心中有些着急。黄师德这个老东西摆明了是在耍人，倘若阎七娘真去跟他理论，肯定讨不到好。可是我在坟坑内，完全看不见坟坑外的情况，急得在原地转起了圈。

自骨雄被奸人害死后，阎七娘一路走来历经坎坷，尝遍了世间冷暖，早已看淡了人情世故。所以黄师德玩的这一手，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，甚至连提都没有提。她只是要求黄师德再派些人手把棺木上的挡板砸碎，不然就凭我们孤儿寡母的气力，砸到天黑也未必能敲动那块厚石板。

黄师德当初一手操办了亡子的丧事，心里自然清楚阎七娘是砸不开棺木挡板的，因此他没有多言，只是吩咐刀疤龙派人手去帮忙。刀疤龙在黄府的身份极为特殊，自是不肯亲自下坟，就挑选了几个力气大的护院带上工具去帮忙。

下坟绝对不是一件好差事，因为坟下秽气较重，命衰者难免会惹祸上身，所以黄府的护院们都躲在一旁看热闹。被刀疤龙点了名下坟的几个护院都很不愿意，嘴里嘟嘟囔囔的，在发牢骚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也不得不扛起工具逐一下坟。毕竟平日里他们吃的都是黄府的饭食，领的都是黄府的赏钱，眼下正是黄府用人的时刻，甭说是坟坑了，就算是火海也得硬着头皮往下跳。

待这几个彪形大汉下来后，原本就不宽敞的坟坑顿时非常拥挤。这些护院有的手拿铲子，有的手拿重锤，还有一位老兄干脆背了一把大铁刀。由于坑内空间狭小，这位老兄弄了半天也没能把大铁刀从背后抽出来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让这些护院赶快挖坟土，至少也得把这棺木挡板上的坟土清理干净，不然就算砸碎了棺木挡板，也吊不出棺木。

这些护院知道我所言不虚，所以干起活来都很卖力，想着快点儿完工，好能早些从这个埋死人的地方出去。他们甚至觉得我有些碍手碍脚，干脆把我撵到坟坑的角落，让我负责往坟外倒土，就连砸棺木挡板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理会我。对此，我敢怒不敢言，只是希望这些蛮横的大老粗们下手的时候能够把握好分寸，倘若真把黄师德亡子的棺木给砸破了，那一准会吃不了兜着走。

由于坟坑内灰尘极大，护院们又抡着大锤不停地砸石板，我只得捂住嘴巴躲在一旁，连眼睛都闭得严严的，生怕被飞起的小石子伤到。尽管如此，那砰砰作响的砸击声还是钻进了我的心里。这种砸击声极为闷沉，每一声都让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护院们才像提小鸡一般把我拽了起来，示意我去瞧瞧被砸击后石板的破裂程度。我一边咳，一边用手扇着弥漫在空气中的

灰尘，然后皱着眉走了过去。还没等我看清挡板的破裂程度，一具黑森森的棺木就映入了我的眼帘。

对于棺木，我是再熟悉不过了，儿时跟着阎七娘四处扒坟敛骨的时候，我没少趴在棺木板上打瞌睡，久而久之，练就了好眼力，一打眼就能辨别出大部分棺木的材质和下葬的年代。

一般人家下葬的棺木多为“十页瓦”、“十大块”，就是整个棺木用十页木料制成。但也有用十二页木料制成的，这种俗称“十二元”。可眼前这副棺木足足用了十八页木料，极为厚重牢固。阎七娘曾教过我，这种棺木称为“十八阴”，乃是大丧大葬的祭法。

棺木若只是厚重也就罢了，用的又偏偏是柳州楠木，这黄师德的亡子简直就是富贵葬丧！老话说“住在杭州，穿在苏州，食在广州，死在柳州”，由此便可得知柳州棺木的水准。楠木又是极为高档的木材，能够长期不腐不蛀且有幽香，很多上乘古建筑都是采用楠木构筑的。黄师德的亡子虽说英年早逝，但死后能得到如此重殓葬丧，也算死有所值了。

我把棺木上的碎石块清理干净后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定这副棺木没有虫噬、腐烂、断板等迹象，这才喊阎七娘扔下绳索吊棺。平常我和阎七娘替人敛骨的时候，大都在坟坑内直接开棺敛骨，但是黄师德和冷先生再三坚持一定要将棺木吊出坟外方能开棺，我和阎七娘虽不明缘由，但也只能照办。

阎七娘把绳索扔下后，我和几个护院把这副棺木五花大绑，缠得那叫一个牢固，足以保证棺木在被吊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意外。阎七娘曾经讲过一件事，就是一位敛骨师在替人吊棺的时候喝了点儿小酒，没有仔细检查棺木和绳索，结果在吊棺的过程中发生了事故，棺木的一侧被绳索勒碎了，而棺木中的尸骨被摔了出去。据说那尸骨被摔了个稀巴烂，有的碎骨都找不到了。棺木正主的儿子二话不说，掏出刀子就跟敛骨师玩命。这敛骨师见事不好就想溜，可脚下一滑摔进了坟坑里，脑袋撞在了坟内的碎石上，一声没吭就丢了性命。这人钱没赚到，还搭上了一条

性命，可谓是遭了报应。

系好绳索后，坟内的几个护院互不相让地往外爬。我一瞧这些人的德行，就自觉地排在了后面。按说吊棺这档子事没什么危险，可坟坑里还是不能留人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即使棺木和绳索都没有问题，可棺木里的正主就不好说了。倘若他不老实，那么坠棺的倒霉事儿就难免会发生。这时候，坟坑内要是有个闲人，一准会被坠落的棺木砸成一摊肉泥。

坟外的木架子上栓着一个圆形的铁轱辘，这是用来缠系绳索的，用此吊棺，可以节省很多力气。待我从坟坑内爬出来后，刀疤龙领着一帮护院摇起铁轱辘吊棺。尽管这副棺木重达几百斤，但对于这些膀大腰粗的护院而言，这压根儿就不是难事，还没摇上几个回合，一口偌大的棺木就砰的一声被扔在了地面上。